歸途 ⊙ 方瑞櫻

寄一封信你。搭上最早班的火車，想頑皮的和你玩一場遊戲，究竟我和信誰會先出現在你眼前。

人們創造許多定理，而我們徘徊在這些似是而非的理論間，摸索一種喚作可能的答案。課堂間的辯論，我暫且將它鎖上，密碼就設定為今日淡水謎樣般的風雨。那些縝密的邏輯觀正淬鍊著我的靈魂，彷彿將人從熱鬧的舞會中逼至無人的角落，然後關掉燈，要你徹徹底底的檢視自己一番。即使這是一帖良藥，我卻仍然有股想吃巧克力的衝動——雖然這是種近乎頹廢式的墮落。在這些有計劃的蛻變裡（老師總企圖挑戰我們的極限），我感覺到一個生澀、充滿隔閡的自己。然而令人猶豫的是：那一個我比較適合和你見面？——這真是個困難的問號。

「看不等於見，見也不一定需要看」，如果這句話宣告成立，是不是心的距離就能少一些。就像這列奔馳的火車，我離你又更接近三十公里。車窗外的景物像在追趕些什麼似的，卻永遠也跟不上火車的速度。我漫不經心的看著那些陌生的、熟悉的景物，正如車內這些我認識，或者不認識的人們。其實一切不過都只是光與影的組合，於是我慢慢的闔上眼，逐漸在朦朧的睡意中沉靜。

某位政治家曾說：「我不是那種會為心中信仰去犧牲成仁的人，而是堅持理想，一步步按計劃地讓思想落實，思想信仰還是得透過具體的政策才能落實。」高中時代年少輕狂的我，曾想當一把火，尋覓一個原則，為它燃燒殆盡。不過令人遺憾的是，走過春夏秋冬，我究竟還是個擺渡者。然而這句話，卻似一盞暈黃的小燈，點染了整個遼闊的海平面。我好開心，因為睜開雙眼——高雄終於到了。